

佳作

作品：甜蜜的家庭

得獎者：蕭詒徽

蕭詒徽，Press 按樂團主唱及詞曲創作，餵羚羊動畫工作室劇本文案。政大中文系畢業，證書還放在女友家裡。人生至今真的就像一九七六那首歌詞：「我還有心愛的人／一個搖滾樂隊／口袋裡還有一點錢／世界末日就是明天」。唯一的出入是我生於一九九一。

得獎感言

我老是夢到我在洗別的女人，一醒來往往滿懷罪惡感。直到熊一蘋在宿舍客廳疾呼：「為什麼人們努力地實踐並維持單一件侶制，而不是努力地嘗試複數伴侶制呢？可以同時跟X個人相愛的人類（X∈N，X>1），豈不是比只能跟一個人相愛的人類優秀許多嗎？」我被說服了，寫了一首詩——這時代就是只能被說服了就寫詩——我比較喜歡八〇年代，那個被說服了就做愛／自殺／革命的時代；可是我只能活在這裡。不管跟多少人相愛，我永遠只能活在這裡。



甜蜜的家庭

在我面前哭

他說他夢見和別的女人一起洗澡／她就哭了／他說是夢／她說「你說的每句話我都覺得是真的。」／他說只不過是夢／她說就連你醒著的時候／都不想洗我／是不是不愛我／該怎麼解釋呢／我就是他夢見的那個女人／也不是故意要在他睡覺時全裸出現／我說你怎麼在這裡／他說我也不知道／反正都來了／不如真的洗個澡／我說是夢／他就哭了／哭什麼／醒來就好了我說／他說「我是真的想洗個澡。」／我好像懂了／他也有一具在現實中／永遠無法洗乾淨的身體／和那個女人／他不想洗那個女人／我就穿上衣服／抱他一抱。「別跟她說，」／我提醒。「不然她會更髒的。」／他在我的懷中消失／我想他是醒了／我澡也不想洗了／只不過是夢／很普通那種／濕濕的／髒髒的／有男人的夢

在他面前哭

當我的屍體好嗎／我一直想收藏／幾個自己的死人／一位放在冰箱一位寄回老家／還有一位／最好是男的／活的／但是乖乖當我的屍體／聽起來很無聊／不過我可以演法醫／我們可以玩個遊戲就是／研究你的死因／說真的／當你的法醫／比當你的女人還幸福呢／可以用鑷子插你／可以用刀子戳你／可以每天回到房間／拉開屍袋拉鍊／發現你真的都沒變／而且全身都是硬的／使我相信／我是一個引人遐想的女人／每天思考到底是誰殺了你／也比每天問你愛不愛我有趣／就算問你／你也不說話／真棒／最討厭那種／什麼都說出來的／活著的情人／我很快就膩了／好好的叫他去死吧／他還會生氣／要是屍體／就不會跟我吵／憑什麼叫我去死／這種小事了吧／當我的屍體好嗎／就可以把你放我床上／假裝看你睡得很熟／除了不能聽你的心跳之外／其他都很完美／就算很多血你身上／濕濕的／髒髒的／你也不會醒來／第一句話就說／「我夢見和別的女人一起洗澡。」

在她面前哭

基本上／認真的父母／會養出任性的小孩／這件事／幾乎可以肯定／機率就

像優秀的小孩／導致庸俗的家長一樣高／我就是太優秀了／我的爸媽又吵架了／爸說他夢見別的女人／媽叫他快點去死／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在一起呢／偏偏他們沒有還分開的原因是我／「要是把女兒交給去Y／她會變得跟去Y一樣」／他們極力避免世界／多出一個對方的同黨／他們覺得他們在一起對我比較好／是這樣沒錯／畢竟他們一吵架／我就回房間讀書／然後一不小心／就變成一個／品學兼優的女生了／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在一起呢／有一天我夢見一個女人／長得有點像他／又有點像她／我問妳誰啊／她說好久不見／我說什麼好久不見／她就不見了／衣服掉在地板／合理推斷／她是全裸離開我的夢的／我就這樣嚇醒／那晚我懂了性和革命／並且第一次換掉褲子／清洗床單／一些血在我身上／使我想到屍體／何況他和她還在吵架／我決定先洗個澡／再來列隔天的購物清單／這輩子接下來／總是比较男人／多了一項的購物清單／我踏進浴室／鏡子裡的自己／在我面前哭／就這樣來了／濕濕的／髒髒的／青春期

反動，顛覆，戳穿

◎焦桐

本詩的語言和形式都很獨特，乍看似不顧章法、缺乏美詞美句之邏輯，甚至覺得庸俗，好像在胡扯；其實是通過無聊詩（Nonsense verse）的修辭手段，帶著反動、顛覆精神，表現愛情的謊言、婚姻的荒謬，戳破甜蜜家庭之假象。

全詩分三節，分別由三個不同的說話者發聲；使用類戲劇對白體，發展出隱晦的情節。自由往返於現實和夢境之間，復有效運用蒙太奇效果，剪接出充滿怨懟、眼淚的家庭劇，背景歌曲一直是「我的家庭真可愛」。

文字駕馭熟練，結構嚴謹，敘事非常節制情感，聚焦在非常小、非常簡單的夢境，帶著超現實況味。用最少的元素，不斷重複一些胡扯般的話語，又表現極簡主義（Minimalism）的革命意志，拓展出象徵空間，似乎暗示：夢比現實更真實。